

论赋的学术化倾向

——从章学诚赋论谈起

许 结

(南京大学 中文系, 江苏 南京 210093)

摘要:清人章学诚“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赋论,对于我们探究赋的源起、发展与学术的关联,具有启发意义。汉大赋博物有如史志与类书,以及唐以来科举考赋制度,客观上推动了赋体创作的学术化倾向。在赋学研究中,历代赋论更多地体现于实际批评的诠释与评价,注重的是赋家的才学与赋作的功用。这种思想形成的原因,则与学术传统、文化制度及赋体特征相关。

关键词:章学诚;赋;赋论;学术化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05)01-0082-09

巡视赋的创作领地,我们可以看到天文、地理、山川、人物等,品类之盛,无所不包,所谓“赋兼才学”,非它体能及。如果顺着赋史的演进看赋家创作的变迁,我们又会发现自晋、唐以后经史题赋作数量激增,诠释学理成为赋家好尚,有些赋已属地道的学术论著,所以无论赋含学理,抑或赋写学术,赋的学术化倾向之明显,亦非它体所及。由此现象,我们进而探究赋的源起、发展与学术的关联,清人章学诚(字实斋)考镜源流、辨章学术的赋论,颇具启发意义。本文拟从章氏赋论谈起,以引出相关思考。

一 实斋赋论:践履与评述

章实斋治学论文,秉承清初黄宗羲、万斯同等浙东诸子学术,针对宋明性命之学与当世琐屑考据之风,追源史学,倡经世致用,而有“六经皆史”之说^①。由于重史学的体用根源,故实斋不矜尚文辞,罕有诗赋。通观《章氏遗书》^②,其中以赋体文写作的惟《文史通义》中《言公下》一篇。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即谓《言公》“下篇为赋体,泛论各种文体之公”[1](340页)。考《言公》之作,学界视为章氏论学要则,

如程千帆《言公通义》以此为中心综述实斋学术,以为合“言公之本”、“言公之体”与“言公之方”而“三者为全”[2](第七卷)。具体说,《言公》三篇,上、中两篇皆为“论”体,前论“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后论“世教之衰,道不足而争于文,实不充而争于名”;下篇则以“赋”体陈述各种“文体”(包括“制诰”、“馆局”、“文移”、“书记”、“募集”、“乐府”、“点窜”、“拟文”、“假设”、“制义”)之公,颇具特色。试观其中有关“文移之公”的描写^③:

尔其三台八座,百职庶司,节镇统部,郡县分治。罗群星于秋旻,茁百谷于东菑。簿书稠匝,卷牒纷披。文昌武库,礼司乐署之灿烂,若辐凑而运轴于车轮;甲兵犴讼,钱货农田之条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雁行进蓝田之牒,准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画诺。是则命笔为刀,称书曰隶。遣言出自胥徒,得失归乎长吏。盖百官治而万民察,所以易结绳而为书契。昧者徒争于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

这段铺陈文字在骈、律之间,如合观全章(计十二段)

收稿日期:2004-10-12

作者简介:许结(1957—),男,安徽桐城人,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描绘,则俨然一篇论析文体的《言公赋》。

倘若我们将实斋这篇赋文与其赋论结合起来考虑,可为三点陈述。

首先,实斋仅此一篇赋文,即为论学之作,其间隐含着作者对赋体文学与文化学术渊承关系的认知。在《言公下》篇末,实斋自注:“或疑著述不当入辞赋,不知著述之体,初无避就,荀卿有《赋篇》矣,但无实之辞赋,自不宜混著述耳。”由此可见,他认为自荀赋(如《礼》《知》)已启以赋论学传统,而“无实之辞赋”则“不宜混著述”,表现了论者赋学证实思想。

其二,实斋《言公》追溯文学(文体)之根源,充分显示其“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文史通义·传记》)、“古者以文为公器”(《答问》)的通学意识。出此史学观,他在《文学叙例》中又说“古人学征于文,而后人即文为学”,并认为如果学通知博,即使为时文“志举业者,得其润色,已足异于众矣”[3](《文学叙例》)。这种观念同样反映于实斋赋学,使其将赋体文学置放于通学意识之中,而紧密其赋与学术的关联。

其三,从实斋以赋体创作论学(文体之公)到实斋赋论思想的建构,其间也有密切联系。质言之,正是实斋在《言公》赋中主张的“著作之体,初无避就”的根源意识,影响着他的赋论导源观流而取境开阔,这在他撰著于乾隆三十七年的以“辨宗旨”为主的《文史通义》和继后(乾隆四十四年)成书的以“辨源流”为主的《校雠通义》中均有所体现^④。

实斋赋论相对集中于《文史通义·诗教篇》与《校雠通义·汉志诗赋第十五》。列举其中几则代表论述如次:

今即《文选》诸体,以征战国之赅备。京都诸赋,苏、张纵横六国,侈陈形势之遗也。《上林》、《羽猎》,安陵之从田,龙阳之同钓也。《客难》、《解嘲》,屈原之《渔父》、《卜居》,庄周之惠施问难也。(《诗教上》)

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焉。殊非后世诗赋之流,拘于文而无其质,茫然不可辨其流别矣。是以刘、班《诗赋》一略,区分五类,而屈原、陆贾、荀卿,定为三家之学也。(《诗教下》)

《汉志》分艺文为六略,每略又各别为数种……论辨流别,义至详也。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今观《屈原

赋》二十五篇以下,共二十家为一种。《陆贾赋》三篇以下,共二十一家为一种;《孙卿赋》十篇以下,共二十五家为一种。名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有其义例。(《汉志诗赋第十五》)

古之赋家者流,原本诗骚,出入战国诸子。假设问对,庄列寓言之遗也。恢廓声势,苏张纵横之体也。排比谐隐,韩非《储说》之属也。征材聚事,《吕览》类辑之义也。(同上)

赋者,古诗之流也,刘勰所谓“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是也。……刘、班顾以赋居诗前,则标略之称诗赋,岂非颠倒欤?每怪萧梁《文选》,赋冠诗前,绝无义理,而后人竟效法之,为不可解。今知刘、班著录,已启之矣。(同上)

由此数则,足见实斋赋论既有传承之意,亦有自吹之词。传承者如汉人赋源于诗说^⑤,因赋的功用而归于“诗教”;自创者在因“史”立论,故多由《汉志》分类着眼,以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其中尤将战国诸子、纵横散文纳入赋源视野,以拓宽赋域内涵,加强了赋与学术的认知。继后学者多承实斋赋论,有所建言。如章太炎云:“屈原言情,孙卿效物,陆贾赋……盖纵横之变也。”[4](《文学总略·辨诗》)刘师培云:“盖屈平以下二十家,均缘情托兴之作也,体兼比兴,情为里而物为表。陆贾以下二十一家,均骋辞之作也,聚事征材,旨诡而辞肆。荀卿以下二十五家,均指物类情之作,侷色揣声,品物毕图,舍文而从质。”[5](《汉书艺文志后》)又云:“有写怀之赋,有骋辞之赋,有阐理之赋。……写怀之赋其源出于《诗经》,骋辞之赋其源出于纵横家,阐理之赋其源出于儒、道两家。”[5](《论文杂记》)其说均内涵着有关赋体的多元性与学术之关系的思考。

综观实斋赋论,显然出于一种“根源”意识论及赋的学术内涵,但作为处于古典学术(含文学)总结期的清代学者,他对赋体的认识必然接受了漫长的学术积淀和历史影响,所以其“根源”意识中也就自然包含了“流变”意义。而探讨赋的学术化倾向,亦当作如是观。

二 博物之象:方志与类纂

赋是一种描绘性文体,尤以汉代骋词大赋的完型为标志。观古人论赋,所谓“赋体物而浏亮”(陆机《文赋》);“毛诗者,华彩之辞也,然不及《上林》《羽猎》《二京》《三都》之汪秽博富也”(葛洪《抱朴子·钧世》);“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刘勰《文心雕龙·诠赋》);

“赋取穷物之变”(刘熙载《艺概·赋概》)等等,皆与前引实斋赋论所言“恢廓声势”、“征材聚事”相埒,同取赋的博物之象。由此特征,选家集赋,多按类书形式编辑。如萧统《文选》收录楚汉至魏晋宋齐赋 56 篇,分为“京都”、“郊祀”等 15 类;李昉等编《文苑英华》上续《文选》,下迄五代,收赋计 150 卷,分为“天象”、“岁时”等 43 类;姚铉《唐文粹》收录唐人古赋 9 卷 55 篇,亦分“圣德”等 18 类。至清初陈元龙奉敕编纂《历代赋汇》,辑录先秦至明末赋 184 卷,被称为“正变兼陈,洪纤毕具,信为赋家之大观”(《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正集 140 卷,收叙事体物之作 30 目;外集 20 卷,收抒情言志之作 8 目。合正、外集,《赋汇》计分赋为 38 类,兹列目如次:

天象、岁时、地理、都邑、治道、典礼、祯祥、临幸、蒐狩、文学、武功、性道、农桑、宫殿、室宇、器用、舟车、音乐、玉帛、服饰、饮食、书画、巧艺、仙释、览古、寓言、草木、花果、鸟兽、鳞虫(以上正集);言志、怀思、行旅、旷达、美丽、讽喻、情感、人事(以上外集)。

倘再作划分,上列各类又可分出若干细目。以“天象”为例,则有“总述”(如《天赋》)、“天体”(如《浑天赋》)、“历法”(如《历者天地之大纪赋》)、“星象”(如《日赋》《星赋》等)、“景候”(如《春雨》)、“经义”(如《天行健赋》)、“仪器”(如《新浑仪赋》)、“典故”(如《管中窥天赋》)等,广博而丛杂,充分彰显赋丰富的创作内涵。

赋家博物在于博学,于此,前人不仅对赋创作以学识衡量其价值,而且在对赋的产生与作用方面颇多勘究,其中有关赋与志乘及类书关系的问题最为显明。如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评屠隆《昙花记》传奇第四十二出之《天官赋》云:“学问堆垛,当作一部类书观。”[6]陆次云《与友论赋书》论汉赋即谓:“汉当秦火之余,典故残缺,故博雅之属,辑其山川名物,著而为赋,以代志乘。”[7]而袁枚《历代赋话序》对此论述尤为详备:

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草木鸟兽虫鱼则某某,必加穷搜博采,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成之后,传播远迩,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中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今志书类书,美矣备矣,使班、左生于今日,再作此赋,不过采撷数日,立可成篇,而传抄者亦无有也。[8]

这种将赋体文学等同志书、类书的说法,以及认为因魏晋以降志书、类书相继出现并兴盛,故博物大赋必然趋衰与价值失落的史观,颇遭一些赋家的讥议^⑥,但以汉大赋为代表的创作与志乘类书共有的征材聚事、博物博学的特征,则是客观史实。由此再联系到实斋赋论有关赋源的多元取径和对赋体征材聚事的关注,或许不仅限于他“六经皆史”的广义史学观,而是与其致力于方志学的专门研究相关。从方志的编纂而言,持广义说者以为“最古之史,实为方志”[9](137页);持狭义说者则以为源自图经,至南宋始改“图”为“志”[10],可谓渊源久远。而从方志学来看,叶瑛《文史通义校注·题记》论章氏学术贡献时指出:“吾国方志学之成立,自先生始”,深明其意。近人钱穆在辨析盛清一段学术公案时曾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即“实斋晚年极诋简斋,然两人论学,颇有相似”[11](473页),虽主要指二人批评经学考据穿凿之风与倡导六经皆史之说,然推及其余,亦耐人寻味。可以说,实斋治方志学的同时对赋取径广博的体认与简斋论赋代志书,有学理的同—性,而其间的内在联系则当落实于赋的创作历史背景。

赋与地志的结缘,首先在汉代京都大赋创作博采帝都山川地理、政治礼俗、风物人情,而为形象的大汉“帝国志”。读汉代京都赋,其描写帝都的宏大结构,包括京都形胜、帝畿环境、都城规模、市区街衢、宫殿丽景、商贸活动、畋猎壮观、娱游盛况、风俗礼仪、外域珍奇等。尤其是如班固《西都赋》云“有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逾昆仑,越巨海,殊方异类,至于三万里”;张衡《东京赋》云“惠风广被,泽洎幽荒,北燮丁令,南谐越裳。西包大秦,东过乐浪。重舌之人九译,金稽首而来王”,无不“体国经野,义尚光大”。当然,汉京都赋的出现,与“天子礼”的建构相关。张衡《西京赋》所言“方今圣上,同天号于帝皇,掩四海而为家”,既是当时帝国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真实体认,也是汉代建构“天子礼”及以京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形成的标志。而汉、晋以降图经大量出现,唐、宋以后方志的独立定型,是礼制区域化与家族化的结果,晋、唐以后虽然仍不断有京都赋的写作,但相比之下区域地理赋数量的增加,显然又与此辅成相应。所以我们读班固《两都赋》即如汉帝国一统志;读扬雄《蜀都赋》,即如区域方志;读王十朋《会稽风俗赋》即如地理专志;读董越《朝鲜赋》即如异域志。于是从创作论看,方志

与大赋的编写方法均以“类”的形式,形成特有结构。如方志编写,基本按建置、沿革、疆域、山川、津梁、关隘、名胜、资源、物产、气候、天文、灾异、人物、艺文、教育、民族、风俗等类别次序构成,而对诸如班固《两都赋》、王十朋《会稽风俗赋》、徐松《新疆赋》等作品,其形式大致相同。当然,方志有通志、专志、杂志的不同,赋家笔下也有京都、区域、山川、风俗的题材差异,但其所表现的广博的区域知识和深厚的人文情怀,则有着明显的现实致用特征。概括地说,赋家对自然山川与方镇疆域的人文关怀、对区域人文礼俗的描写与礼赞、对大一统帝国礼制政教的向往与颂扬,均与历代方志学家的撰述情怀相通。章学诚论方志的写实意义说,“志乃史裁”[12](《书〈武功志〉后》),但区分其写法,则“史体纵看,志体横看,其为综核一也”[12](《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具体而言,方志有两大特色,一曰载实,此同于史书;二曰“横”体,此异于史书,即史书以“纵”体之时间意识重史实,方志以空间意识重现实。考赋家写作,征实同史志,而重空间意识以成宏大的体物与叙事结构,则似方志。且赋创作与方志编纂共有两大创作原则:一是突出时代特征,反映现实;二是详今略古(厚今薄古)特征,以颂扬当世。

赋与类书的关系,诚如袁枚所称“山则某某”、“水则某某”以论汉大赋的“穷搜博采”特征,艾南英以为汉赋乃“排比类书”(《王子巩〈观生草〉序》),皆以汉赋为观照对象。读汉赋诸章,如司马相如《子虚》《上林》、扬雄《长杨》《羽猎》、班固《两都》、张衡《二京》,其博采万类的构思以及大量罗列山水器物鸟兽草木之名物的方式,确与后世类书相近,赋代类书之说,信而可征。只是汉赋何以崇尚繁类博学,以及汉以后类书渐盛而赋的创作走向究竟如何?论者多付阙如。对此,实斋论文及赋的一些片言只语亦具启发意义。如其谓:“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文史通义·文集》)章氏从学术史考虑,对赋为代表的两汉文章的看法隐含一条线索,就是赋源于先秦学术,在于“古人学征于文”,而其独立成体,且好为穷搜博采,则属“后人即文为学”,遂开炫才骋学之风。虽然,汉赋“类”的意识及彰扬,有诸多文化因素的促成,比如汉赋是由先秦言语之学到两汉文章之学的表征,汉赋与汉代“象数”哲学之比类方法的关联等,但其“即文为学”则从学术史的意义提示了赋代类书的现实

作用。迨至类书兴而大赋“衰”(相对而言),然赋家“即文为学”的传统以及与此相关的“比类”意识并未衰歇。最具典型意义的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汉大赋解体后,魏晋以降专题赋的大量出现,特别是唐宋以后以赋写类书和专题学术赋创作风气的炽盛。以北宋时吴淑《事类赋》与徐晋卿《春秋类对赋》为例,前者是以百篇短赋组成的百科全书,后者是一部门类齐全的春秋学词典,魏谦升《赋品·事类》赞曰:

吴淑百篇,博采旁搜。各分门户,派别源流。此疆尔界,瓜区芋畴。狐集千腋,鲭合五侯。晋卿巨制,类对春秋。揆厥所元,昭明选楼。

可以说,吴、徐之作在某种意义上是对汉大赋“繁类成艳”的追踪,其以赋写类书(类书文学化)遥协汉人赋代类书(文学类书化),恰是以学为赋的创作循环。

缘此,实斋赋论在论述赋本六艺,源于诗骚,兼得战国诸子纵横遗风时,特别提及“后世百家杂艺,亦用赋体为拾诵”,并自注云:“窦氏《述书赋》,吴氏《事类赋》,医家药性赋,星卜命相术业赋之类。”(《文史通义·诗教下》)值得注意的是,实斋所提及的窦泉《述书赋》、吴淑《事类赋》等仅举隅之说,因为这类“百家杂艺”之赋在唐以后已为创作的普遍现象。比如继吴淑《事类赋》,即有《广事类赋》等系列创制^①。而他如《谷神赋》、《金丹赋》之于道教;《药性赋》、《脉赋》之于医药;《珞瑜子三命消息赋》、《雪心赋》、《术业赋》、《金锁赋》、《麻衣石室神异赋》、《奇门赋》之于命相;《壶中赋》、《九星赋》之于卜筮;《六壬军帐赋》、《六壬毕法赋》之于术数;《刑统赋》之于刑法;《鲁史分门属类赋》之于史学;《历代纪元赋》之于年代学;《六书赋》之于小学;《卫武公赋》之于兵学;《四书类典赋》之于理学;《山海经类对赋》之于神话学等,皆旨归显彰专门之学。当然,这种假有“韵”赋体编织学术类书,虽有藻采,也只是罗列知识,缺乏文学形象。因此,清人浦铣《历代赋话·凡例》明言此类赋“入之赋话,殊嫌非伦”,这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堪称明辨,然对赋体特有的类纂性质和学术化倾向,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

三 经史命题:科举与词赋

考察赋的学术渊源,自汉儒确立赋为“古诗之流”,后世多无异词。然而,如果继续思考前人视《诗》三百为赋源的学理意义,又有两条线索:一是取经义以致用,其切合于汉儒通经致用思想,就是班固

《两都赋序》所言赋秉“诗”意的“宣上德”与“抒下情”的观点；二是取史官职守以明义，即《汉书·诗赋略》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喻指周朝春官（一人）采诗与秋官（行人）用诗制度[13]。刘勰《文心雕龙·事类》论汉赋骋学有谓“至于崔、班、张、蔡，遂摭推经史，华实右覆”，实具原始返本意义的。再看实斋赋论，他一方面反复推述“赋者古诗之流”（《汉书诗赋第十三》与“诗赋者，六籍之鼓吹”（《永清县志文苑序·诗赋教录》），一方面严厉批评萧统《文选》体例置“赋”于“诗”前是“淆乱芜秽”、非为“典要”^④，关键是“千千重文于史外”而忽略“太史观风之意”[3]（《赋文选·文苑序再答》）。合此两端，恰恰反映了章氏论赋对经史传统的强调，而赋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学术化，也正是以经史之学为中轴的。

如果说在唐以前赋秉经史只是从渊源与创作方面具有普遍性的接受，那么到唐以后经史传统与赋的学术化的关系，则很大程度契合于科举试赋，即经史命题的直接推动。唐代进士科考试重视以经义命题，始于中唐。清人阮亨《律赋经畬集·凡例》谓：

应制之赋以经命题，防自有唐如裴晋公《岁寒知松柏后凋赋》、韩文公《明水赋》、李供奉《明堂赋》、元仆射《镇圭赋》、白尚书《性习相近远赋》、蒋防《石宝金》五赋、王起《庭燎赋》《蛰虫始振赋》、陈仲师《鹊始巢赋》、张仲素《反舌无声赋》、李处仁《虹藏不见赋》、韦充《东风解冻赋》、许敬宗《麦秋赋》，其他不胜枚举。

在该编《序》中，阮氏强调“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则洞晓情变，曲昭文体，洵为作赋之本原”[14]，以阐明其对科举试赋与赋学本原的双重体认。而从科举制度史来看，中唐以后始多用经义题，实缘当时考赋与否的争议。唐代自高宗始开考杂文一诗一赋之风，吏部铨选与省试进士，间考词赋，迨至中唐时期，渐为定制。而在此过程中，有关经义、论策与诗赋取士之争，尤为激烈。唐开元间，洋州刺史赵匡《选举议》即批评“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不惟浇其淳和，实又长其佻薄”[15]（卷二九）。而主张考赋者则依经立义，如白居易《赋赋》言有司考赋“四始尽在，六义无遗”，即以经义观为应试赋张目。在一定意义上，中唐时期考官多以经义命题，正是在科举制度下对经义与词赋的调协。

宋承唐制，科举试赋之争亦甚激烈，仅北宋之世，就历经神宗前沿革唐进士科诗赋取士，神宗熙宁

间采纳王安石提议罢诗赋、以试经义策论为主，哲宗元祐间废新法，旋分经义进士、诗赋进士两科到绍圣复议罢诗赋诸阶段的变迁。而臧否之议论，如王安石极力主张科制“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乞改科条制》），苏轼以为“得入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责实。……自唐迄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议学校贡举状》），可谓针锋相对。而宋人维系于科举考赋的重学思想，更为突出。宋太宗淳化三年进士孙何《论诗赋取士》云：

唯诗赋之制，非学优材高，不能当也。破钜题期于千百中，压强韵示有余地。驱驾典故，浑然无极，引用经籍，若己有之。……观其命句，可以见学殖之浅深；即其构思，可以视器业之大小。[16]

出此“见学殖”、“视器业”的思想，宋初考赋学术取材较宽。刘伯骥《宋代政教史》据《宋会要辑稿》排列自太祖开宝六年到仁宗嘉祐八年35次进士科殿试赋题[17]（第二章），除经史题外，有如《有物混成赋》（咸平五年殿试题）、《厄言日出赋》（淳化三年殿试题）等出于老庄，《桥梁渡长江赋》（开宝八年殿试题）、《不阵而成功赋》（太平兴国三年殿试题）等出于时政。至仁宗景祐间，始“厌其烦渎”，而试题皆“书经史所出”（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完成其从宋初杂用诸子到专取经史的变化。南宋理宗淳祐初，郑起潜上《声律关键》以为当时科举考赋指南，书中讨论律赋技法程式，引述北宋中叶至南宋间赋例1600余篇，其中经史题即占绝大多数。如其卷首论“句法”引赋例50题，近30题取自经籍，10余题取自史著，“经义题”如《子在齐闻韶》出《论语》，《善政不如善教》出《孟子》，《大有受之以谦》、《易与天地准》、《乾坤示人简易》等出《易传》，《王者以民为天》出《周礼》，《舜同律度量衡》、《仁之为器重》、《天子以德为车》等出《礼记》，《天下之势如持衡》出《毛诗传》等；“史论题”如《善日者王》出《荀子·强国篇》，《车驾幸太学》出《后汉书》，《上策莫如自治》、《明纪纲为万世法》出《新唐书》等[18]。至于一些与当世学术相关的命题，如《文者贯道之器赋》、《复会诸侯于东郊赋》、《周人百亩而彻赋》、《君子庄敬日强赋》、《圣道发育万物赋》、《天下之势如持衡赋》、《王者以民为天赋》等，皆出时贤论著，然旨归经史学理，代圣人立言，殊无二致。

科举考赋，始于唐宋，衰于元明，复盛于清代。

对此,汤稼堂《律赋衡裁·凡例》云:“迨元人易以古赋,而律赋浸微。逮乎有明,殆成绝响。国朝昌明古学,作者嗣兴,钜制鸿篇,包唐斩宋,律赋於是乎称绝盛矣。”清代礼部贡举承明制,以八股制艺取士,不考诗赋,所以汤氏所言清世律赋“包唐斩宋”而“称绝盛”,实指博学鸿词科与翰林院馆阁之试。相对而言,清廷恢复考赋的文化政策,突出体现于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词”科的思想。据《清史稿·选举志四》载康熙十七年诏:“自古一代之兴,必有博学鸿儒,备顾问著作之选。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凡有学行兼优、文辞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朕亲试录用。”是科考一诗一赋,律赋为《璿玑玉衡赋》,排律诗为《省耕诗》。而对考赋的态度,康熙御制《历代赋汇序》有更明白的表述:

赋者,六义之一也。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而赋居兴比之中,盖其铺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能并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由是以来,兴比不能单行,而赋遂继诗之后,卓然自见于世。……至于唐宋,变而为律……用以取士,其时名臣伟人,往往多出其中,迨及元而始不列于科目。朕以其不可尽废也,间尝以为求天下之才,故命词臣考稽古昔,收采缺逸,都为一集,亲加鉴定,令校刊焉。

此说兼重赋居六义而“功尤为独多”和唐宋以赋取士的成绩,奠定了有清一代科举与词赋的关系及重赋思想的基调。在“馆阁赋”中,《六义赋居一赋》为常见命题,旨在远承汉唐赋家论述,近秉当朝圣意,以混合唐宋以来试赋与经义的争锋。与唐宋科考律赋相比,清代试律更重经学。阮亨《律赋经畬集·凡例》继论“应制之赋以经命题”始于中唐,复谓:“我朝经学昌明,使抡材悉取经语以视古学,故是编专采五经,若《论》《孟》《学》《庸》《周官》《尔雅》凡在十三经之目者,间亦采焉。至于子史诸题,概不登录。”此言以五经四书命赋题,当与明清八股制艺(亦称“四书文”)相关,也与当朝赋学思想切合。然阮氏所编,仅取经题,并不说明清人经题之外,不重子史。而观清代由考赋为主干的赋家创作,学术题尤多。试以江标编《沅湘通艺录》为例,其卷七“词章”录赋若干,列题(附作者名)如次:

《实学赋》《毛公学赋》(唐家丰)、《小学赋》

(曹典球、徐弼光、邹寿熙、张缉光、萧仲祁)、《班固自为叙传赋》《唐颜秘书注汉书赋》(王第祺)、《司马温公表进资治通鉴赋》(樊锥、尹湘琳)、《郾道元注水经赋》(周传德)、《汉志儒家载孙卿子三十二篇赋》(曹典球、陈鼎、张缉光、王景峨)、《白虎通德论赋》(杨璿、洪翼升)、《墨家者流赋》(樊锥)、《太平御览赋》(饶樞龄)、《文选学赋》(曹典球)、《刘彦和文心雕龙赋》(李执中)、《孙卿赋篇赋》(洪翼升)、《汉成帝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赋》(杨毓麟、王景峨、张缉光、易鼐)、《汉文帝赐邓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赋》(蔡钟沂)。[19](《词章》)

清代赋集汗牛充栋,其间尤多校士、馆考律体,而举此一例,仅在说明学术题,尤其是经史题实占其创作主流。

自唐迄清,千余年科举考赋,已形成以经史命题的传统。然而,有趣的是,历代反对考赋者多以经史之学批评律赋的章句琐屑、声病雕篆之弊,而赞成者复取经史之学,以充实其声律之文。白居易《赋赋》所谓“义类错综,词彩分布,文谐宫律,言中章句,华而不艳,美而有度”即是。尤其是由于考赋多依经史命题,试赋举子必须遍读经史著作,方能得题意而骋词,所以宋熙宁间罢诗赋取经义反而受到“失学”的反批评。叶梦得《石林燕语》卷八载:

熙宁以前,以诗赋取士,学者无不遍读《五经》,虽无科名人,亦多能杂举《五经》,盖自幼学时习之尔,故终老不忘。自改经术,人之教子者,往往便以一经授之,他经纵读,亦不能精。这种观点是具有代表性意义的。可以认为,科举考赋以经史命题,究其根柢在以“史”为鉴、通“经”致用的价值取向,正在此政教思想的指导下,客观上推动了赋创作的学术化。

四 实际批评:才学与功用

美籍华裔学者刘若愚在上世纪撰著的《中国文学理论》中认为文学批评包括理论批评与实际批评,前者指文学的总论与分论,后者重在诠释与评价[20]。如果将此理论模式套用于赋学研究,我以为历代赋论更多地体现于实际批评的诠释与评价,注重的是赋家的才学与赋作的功用。再以实斋赋论为例,其最明确的批评观就是将赋学归于“诗教”。他在继“赋家者流,犹有诸子之遗意,居然自命一家之言者,其中又各有其宗旨”的总述后,论汉赋云:

汉廷之赋,实非苟作,长篇录入于全传,足见其人之极思,殆与贾疏董策,为用不同,而同主于以文传人也。是则赋家者流,纵横之派别,而兼诸子之遗风,此其所以异于后世辞章之士也。故论文于战国而下,贵求作者之意指,而不可拘于形貌也。《文史通义·诗教下》

章氏论文,于文心、文辞、文气外尤重“文德”,取意文章政教德化之用,这与其赋论同出于他的史学致用观。在《文史通义》中,章氏曾推崇方志的类纂价值,然更重“史裁”,所以在其书“外篇三”《家书三》中自谓:“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3]这也给我们以启迪,即赋家骋学与赋如志乘类书,只是以赋为学的一个层面,而赋家的创作“宗旨”即“贵求作者之意指”则是以学为赋的致用精神。所以读历代赋论批评,也并非全如章氏批评的“后世辞章之士”拘于形貌,而是在对赋家赋作的诠释与评价中,尤重才学与功用。

刘勰《文心雕龙·诠赋》论汉大赋“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论魏晋小赋“庶品杂类”之“象其物宜,则理贵侧附”,即并重赋的才学与功用。刘熙载《艺概·赋概》论赋之才学云:

赋兼才学。才,如《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学,如扬雄谓“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以赋视诗,较若纷至沓来,气猛兽势恶。故才弱者往往能为诗,不能为赋。积学以广才,可犹豫乎?

又论赋的功用云:

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即知其人也。……赋与谱录不同。谱录惟取志物,而无情可言,无采可发,则如数他家之宝,无关己事。以赋体视之,孰为亲切且尊异耶?赋必有关著自己痛痒处。……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

也是兼取两方面而论,以展示赋作要求与赋体特征。

分而述之,对赋家的才学要求,不仅在汉大赋创作,如谢榛所言“汉人作赋,必读万卷书”(《四溟诗话》卷二),即唐宋以后,史传所载亦然。如唐杜甫惨淡经营而成《三大礼赋》名噪京师;宋周邦彦少游京师,“献《汴都赋》万余言,神宗异之,命侍臣读于迓莫阁”(《宋史·文苑传》);明代文士陈沂十二岁作《赤宝山

赋》、袁中道十余岁作《黄山雪赋》、俞允文十五岁作《马鞍山赋》,皆“援据该博,传诵一时”(《明史·文苑传》);清胡天游居京师“每置酒高会,分题命赋,天游辄出数千言,沉博绝丽”;袁枚十二岁作《铜鼓赋》,广西巡抚金鉉惊其才学,遂予疏荐(《清史稿·文苑传》),其重赋与学,一以贯之。

对汉晋赋篇,昔人重其体物之用,讽颂之功,是为要则,至六朝唐宋以后骈、律体赋的评价,也于重声律技巧的同时,对其世教功用多有强调。试举清人评述唐宋律赋两则如次:

唐陆贽《圣人苑中射落飞雁赋》云:“彼搏空之逸翰,尚无所违;矧荒服之逆命,曷不咸归。”裴度《三驱赋》云:“背主而去者,以其逆而必杀;委贽而来者,以其顺而必全。”言外指点,煞有关系,真是救时宰相语。宋李纲《有文事必有武备赋》云:“夹谷之会,真儒相事,谓敌国素称乎多诈,而上策莫善於自治。”又云:“德以服人,义存御侮。有所济者以威之克爱;无能达者以仁而不武。”借题发挥,语语切中时病。凡此皆所谓言之有物者。(汤稼堂《律赋衡裁·余论》)

宋范仲淹《用天下心为心赋》中一段云:“于是审民之好恶,察政之否臧,有疾若必为之去,有灾害必为之防。苟诚意从乎亿姓,则风化行乎八荒。如天听卑兮惟大,若水善下兮孰当。彼惧烦苛,我则从简易之道;彼患穷夭,我则修富寿之方。”此中大有经济,不知费几许学问,才得到此境界。(李调元《赋话》卷五)

所举赋例皆经史题,评述之意在赋家于平易言词见醇深学识,且针贬时弊,拓展胸襟,具有明显的经世功用。

而从历代赋论家重实际批评而轻理论批评,观其重才学重功用思想形成的原因,则与学术传统、文化制度及赋体特征相关。概括地说,有以下三方面值得注意。

一是赋居六义之一的“诗教”传统,历代赋家递相祖述,遂成重致用与重学识的特征。以最早有关赋论的史传批评为例,司马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

大史公曰:《春秋》推见至隐,《易》本隐之以显,《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讥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虽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

与《诗》之风谏何异。

此深明诗教之本。同此经义观,扬雄也在《法言·吾子》中倡扬“诗人之赋”,而鄙弃失学无用的“词人之赋”之如“雾縠之组丽”,为“女工之蠹”^⑨。后世秉承其意,大同小异。如清人程恩泽《六义赋居一赋》论赋云:“总四始而兼包,恒意悦而情抒。且夫方貌似心,若拒若迎,环譬托讽,横生侧生。兴隐于比,故述传正其名;比隐于赋,故诸篇揭其精。莫多于赋,附物以切情;莫显于赋,抗辞以扬声。”推宗经学,兼及辞章,而旨归致用。

二是献赋与考赋制度,使赋体文学紧密维系于历代王朝的文化政策,故而以政教学识为本,以辞章声律为辅,成为正统赋家创作的不祧宗旨。班固《两都赋序》所载“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说明献赋之制;而其谓“或以抒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又在献赋之用。再看清人李宗翰《赋赋》的大结陈词:

方今圣天子天章云汉,文教日修,慎黎阁兰台之选,皆金科玉律之流。黼黻升平,文工綦组,宣抒鸿业,语去夸浮。当玉辂之时巡,献词章者给试;即青衿之考课,擅骈俪者兼收。固已

人谳孤竹之管,名标五凤之楼。瀛海同风,已和声而鼓吹;螭坳载笔,勉润色夫皇猷。

这是对考赋制度及内涵的双重肯定。而这种作为选拔人才检测学识的制度,对两千年来赋的学术化无疑起了巨大的制约和促进作用。

三是赋创作的现实意义与当代价值,决定了历代赋论以实际批评为主,其中尤重对其展示现实成就和学术义理的评价。左思《三都赋序》自言其创作云:

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有颂者,领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

即以征实为本,以学理见长。出此同类思考,挚虞《文章流别论》曾批评有悖“古诗之义”的赋作尝“假象过大”、“逸辞过壮”、“辩言过理”与“丽靡过美”,诚“所以背大礼而害政教”。同样,由于赋的“体物”特性,其现实价值也就常常体现在对当世物质成就讴歌,并与其精神境界构合而成赋学宇宙;由此,赋的博物之象又与经史之学凝为一体,使赋的学术化兼有现实的功用与历史的意义。

注释:

- ①“六经皆史”说提法见载章学诚《文史通义·易教上》,内涵详见其《校雠通义·原道篇》。
- ②《章氏遗书》有多种版本,本文所引采用文物出版社1985年影印吴兴嘉业堂刘承幹刻本。
- ③按:文中所引《文史通义》、《校雠通义》文字,均出自叶瑛《文史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
- ④有关两书的撰著年代及有关“辨宗旨”、“辨源流”的论述,参见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仓修良等《章学诚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 ⑤汉人赋源于诗说的主要思想见载《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与班固《两都赋序》。
- ⑥详见程先甲《金陵赋序》,清光绪二十三年傅春官刊本。
- ⑦例如清人有华希闵《广事类赋》(康熙泰和堂刻本)、王凤喈《续广事类赋》(嘉庆六年刊本)、张均《事类赋补遗》(咸丰元年刊本)。
- ⑧实斋对《文选》体例的批评,分见《文史通义·诗教下》、《和州文徵序例·奏议第一》。
- ⑨李轨注:“雾縠虽丽,蠹害女工;辞赋虽巧,惑乱盛典。”引自汪荣宝《法言义疏》,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5页。

参考文献:

- [1]胡适.章实斋先生年谱[A].中国哲学史大纲(外一种)[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2]程千帆.闲堂文藪·言公通义[M].程千帆全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
- [3]章学诚.章氏遗书[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 [4]章太炎.国故论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 [5]刘师培.刘申叔遗书[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 [6]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艳品[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Z].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 [7]陆次云.北墅绪言[M].清康熙二十二年宛羽斋刊本.
- [8]浦铣.历代赋话[M].清乾隆五十三年刊本.
- [9]梁启超.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10]来新夏.方志学概论[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 [11]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12]叶瑛.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3]许结.从“行人之官”看赋之源起暨外交文化内涵[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4).
- [14]阮亨.律赋经畬集[M].清道光十九年刻二酉堂藏本.
- [15]徐松.登科记考·别录中[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6]沈作喆.寓简:卷五[M].文渊阁四库全书[Z].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
- [17]刘伯骥.宋代政教史:中篇[M].台北:中华书局,1971.
- [18]许结.郑起潜《声律关键》与宋代科举八韵律斌叙论[A].中华文史论丛:第74辑[C].
- [19]江标.沅湘通艺录[M].《丛书集成初编》本.
- [20]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M].村国清译.台北: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5.

On Academic Trend of Fu

XU Jie

(Chinese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93, China)

Abstract: The fu theory advanced by Zhang Xuecheng of the Qing Dynasty is of inspiring significance to our exploration of the origin, development and connection with the academic of fu. The extensive fu of the Han Dynasty of historical annals features and reference book features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taking fu as its form since the Dynasty objectively gear the fu creation into an academic track. In the fu studies, fu theories of successive dynasties are mainly embodied in the annotations and evaluations of practical criticism,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talent of fu masters and the function of fu creation, which is related to the academic tradition, cultural system and fu features.

Key words: Zhang Xuecheng; fu; fu theory; academic trend

[责任编辑:唐 普]